

揭晓特刊

王蒙

年度致敬作家

笑的风

王蒙：河北南皮人，1934年出生于北京。1953年开始写《青春万岁》...



【致敬辞】

展拔先筹，展有曲折，年逾八旬，依然满怀激情。与共和国同甘苦、共命运...



【感言】

王蒙

羊城晚报是一份很有历史的报纸，而且在文艺报道、文艺评论和文艺作品方面都有很活跃的版面...

想象力、创造力，对生活、对社会的热爱，都会表现在文学创作的活跃中。

所以，我对个人在有相当的年龄的情况下，仍然能够从事小说的写作，能够得到羊城晚报和深圳朋友们的关注和厚爱，也非常高兴。

从1953年，我19岁的时候已经开始写长篇小说《青春万岁》...

放带来的全新可能性，人们视野、见闻的变化也带来了生活的变化。当然，任何的变化和发展都会付出代价...

我写《笑的风》的时候，仍然觉得自己的心情非常饱满，记忆也非常饱满，重温也充满了感情。

文学是语言的艺术，如果从直观形象、冲击力、吸引力这些方面来说，远远不如舞蹈、音乐、戏剧、美术等等有那样的力量。

但是语言又是思维的符号和工具，文学是思维的艺术，不管别的艺术多么强烈、多么冲击你，但思维的强度和你读一本文学书籍的时候是不一样的。

另外，在便捷、舒适、随意可以欣赏这方面来说，文学也不如网上的段子、抖音短视频等那些多媒体内容。

一部好的电视剧所拥有的受众和人数，可能远远比文学多。例如，现在在网上网啊，点“红楼梦”，几十页出来了，你都看不到曹雪芹的名

字。出来的是什么呢？都是导演是谁、演员是谁……这当然很可爱，证明电视剧很成功。

所以，像羊城晚报和深圳有关方面这样，在今天能够突出地对文学加以关注和展示，吸引社会注意，这是非常让人高兴的事儿。

谢谢羊城晚报，谢谢深圳。（文字整理/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实习生 张雯）

今日，我们不能不关心文学



刘亮程

《本巴》

《十月·长篇小说》2020年第5期发表

著名作家、2021花地文学榜年度长篇小说得主邓一光(左)与广东省作协党组成员、专职副主席苏毅(右)一起为刘亮程颁奖

一袋没有的盐

刘亮程

【感言】

我小时候，手里也肯定拿过许多没有的东西，后来都扔了，忘了。人一长大，就不再相信没有的东西。

《本巴》世界是被江格尔齐说唱出来的，并不真的存在。但这些故事中的存在，反而更加认真地生活起来。

当我的小外孙女，把一袋没有的盐放到我手里时，我找到了小说《本巴》的存在依据。

子没有关系。我写过许多的童年故事。我一直用来自童年的眼光在看这个世界。

就像此刻，我的手里除了花地精美的奖杯，还有我的外孙女给我放在手中的一袋没有的盐。

谢谢。（文字整理/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）

刘亮程

1962年出生，现居新疆乌鲁木齐。著有诗集《晒黄沙梁的太阳》...

年度长篇小说

刘亮程：在史诗的尽头重启时间

【专访】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

1 推重史诗

其中有人类童年，让我看见了另一个时间中的自己

羊城晚报：《本巴》的创作从什么时候开始？契机是怎样的？

刘亮程：《本巴》是我写得最快的一部小说，去年回老家县城过春节，因为疫情被封40天，就把小说的大部分写完了。

十多年，我有一个文化工作室，受邀给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做地方旅游文化。

我们为这个项目跑遍了草原和山区，认识了许许多多蒙古族牧民。这个县是土尔其特东归地之一，也被称为江格尔的故乡。

我从那时开始读《江格尔》史诗。我们还在县城做了一个很大的文化工程：江格尔史诗广场。

相对于《玛纳斯》、《格萨尔王》有完整的世袭谱系和天堂人间的建构，《江格尔》更像是散文，

去和布克赛尔，当地的蒙古族县长陪我看雕塑，还称赞这个雕塑做得好，它四周的青铜勇士被游客抚摸得锃光发亮。

那时我只是读江格尔史诗，给史诗文化的传播干了一些活，也看有关土尔其特东归的历史资料。

羊城晚报：《江格尔》吸引您的地方是什么？为什么《本巴》会选取这个史诗背景？

刘亮程：我曾在草原上听江格尔齐说唱，虽然半句都听不懂，但我能听下去，那说唱里有风吹过草原的声音。

我读美国学者布鲁姆的专著《史诗》，他没有提到中国的三大史诗，可能是阅读局限，但他把中国的《水经注》和《三国演义》列入史诗。

刘亮程：我不喜欢“突破”“超越”这样的词，它在我的写作中没有发生过，或者开始写作时便已经发生了。

它没有整体的故事，或者说，它的每一章都是一个完整故事，跟下一章没有直接关联。

我被江格尔史诗中的孩子所触动，我看见了另一个时间里的自己。小说《本巴》中借用了少年洪古尔的形象。

羊城晚报：和《捎话》相比，您希望在《本巴》的创作中有怎样的“突破”？

刘亮程：我不喜欢“突破”“超越”这样的词，它在我的写作中没有发生过，或者开始写作时便已经发生了。

刘亮程：进入中年后，有了大块的空闲时间，我不想用它去做小活。我写一部长篇得四五年或更长的时间。

刘亮程：我在《一个人的村庄》和《虚土》中，都写了许多孩子故事。《本巴》中的孩子及游戏故事，其实早已在以前的文字中发芽。

2 文体兼善

散文是聊天，长篇小说是岁月，但我喜欢那个诗人自己

羊城晚报：您的创作从散文到长篇小说，有什么样的契机和考虑？

刘亮程：我的第一部散文集《一个人的村庄》，最初也是照长篇小说去写的。

羊城晚报：您曾说散文是聊天，那么长篇小说是什么？

刘亮程：进入中年后，有了大块的空闲时间，我不想用它去做小活。我写一部长篇得四五年或更长的时间。

刘亮程：我在《一个人的村庄》和《虚土》中，都写了许多孩子故事。《本巴》中的孩子及游戏故事，其实早已在以前的文字中发芽。

3 地域滋养

优秀的作家会活成一个地方

羊城晚报：《一个人的村庄》写作于您三十多岁的时候。您现在还在写吗？

刘亮程：我怀念写《一个人的村庄》时的状态。

羊城晚报：新疆作家中，您和李娟是比较为大家熟悉的。您如何看待新疆和它孕育的文学？

刘亮程：我在新疆出生、成长，直到变老，但一直不敢说新疆是我的家乡。

【致敬辞】

刘亮程早年以散文集《一个人的村庄》蜚声文坛，后转型小说创作...

除了汉语文学，新疆各少数民族中都有非常优秀的作家、作品，虽然翻译成汉语的作品也不少。

羊城晚报：在您看来，地域对于文学的意义是什么？

刘亮程：我们都会活成一个地方的人。我说过，优秀的作家会活成一个地方。

刘亮程：我们都会活成一个地方的人。我说过，优秀的作家会活成一个地方。